

科舉視角下的明清《禮記》學 ——《禮記》義考試之流弊、批評與回應*

侯美珍**

(收稿日期：104年1月10日；接受刊登日期：104年4月2日)

提要

明、清科舉《五經》義中，不考《周禮》、《儀禮》，僅考《禮記》一經，原尊用古註疏，自永樂以後，改尊陳澧《禮記集說》。對《禮記》考試之功令規定及實施流弊，前人迭有批評。歸納前人所批評的三大流弊為：《禮記》喪禮凶諱等考官不出的內容，刪去不讀；僅考《禮記》，以致《周禮》、《儀禮》乏人問津；功令所尊陳澧《禮記集說》簡陋不足，導致禮學空疏。本論文說明前人不滿的焦點何在，探討前人所提出的救弊之道，以及朝廷的回應，並分析流弊未能改善之故。

關鍵詞：《禮記》、明清科舉、明清經學、陳澧、《禮記集說》、科舉用書

* 感謝匿名評審推薦，並惠賜寶貴意見裨補拙文闕漏，謹申謝忱。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明、清科舉，被概括為「制義取士」、「八股取士」，乃因首場以經文為題、闡發經義的制義，才是錄中與否的關鍵，¹可見經學與明、清科舉關係密切。但學界向來對經學與科舉關聯的研究甚少，此乃因清末維新派等人大加抨擊，輿論咸將科舉視為國家積弱的罪魁，民初對科舉仍抱持著負面印象，以致科舉學發展較遲，較乏可以立足的基礎，加上又必須橫跨經學與科舉兩個領域，使研究更形困難。隨著近一、二十年來，科舉學逐漸蓬勃發展，學界對科舉學的矚目、提倡，更勝以往，許多整理、翻印的文獻印行，可資憑藉的研究成果陸續問世，經學與科舉間的互動、關係，也有了探討的可能。

學界向來對於明、清《禮記》學的鑽研有限，多著墨於著名學者及《禮記》名著的探討，如胡廣（1369-1418）《禮記大全》、王夫之（1619-1692）《禮記章句》、萬斯大（1633-1683）《禮記偶箋》、姚際恆（1647-1715？）《禮記通論》、李光坡（1651-1723）《禮記述註》、方苞（1668-1749）《禮記析疑》、杭世駿（1695-1773）《續禮記集說》、翁方綱（1733-1818）《禮記附註》、孫希旦（1736-1784）《禮記集解》、朱彬（1752-1834）《禮記訓纂》、郭嵩燾（1818-1891）《禮記質疑》，及乾隆 13 年（1748）敕撰《欽定禮記義疏》等。²

可以說，向來研究明、清《禮記》學，關注的常是頂尖的《禮記》研究者，能在《禮記》學史上立說揚名、占有一席之地之專家。呈現這些菁英學者的創說，對《禮記》學發展的建樹、傳承，固然重要。然而，明、清士子多因備考、應試而研經，大雅所不屑的科舉講章，以及近科鄉、會試程文、墨卷，比起名家經學巨著，更常占據考生的几案間。《禮記》科舉用書的考察，諸多童蒙、考生對《禮記》的接受，這些都必須從科舉的角度來加以探討。

對《禮記》與科舉的研究，目前筆者僅見兩文，一為日本鶴成久章教授所作〈『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挙と礼学〉一文，³此文指出《禮記》應考者偏少，探究選考《禮記》與地域、家學淵源等之關係；一為拙作〈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⁴據所整理的明代鄉、會試《禮記》義試題，統計題目自《禮記》49 篇中出題的情形；再藉由統計數據，考察試題的分布、考官的偏重，以及出題偏重對科舉用書編纂的影響。

¹ 偏重制義，請參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² 此為筆者搜尋以《禮記》為題的專著、學位論文、期刊論文所得的認知。

³ 日・鶴成久章：〈『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挙と礼学〉，《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 50 號（2001 年 2 月），頁 1-15。

⁴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臺大中文學報》第 47 期（2014 年 12 月），頁 89-138。

科舉考試吸引了多數的讀書人投身其中，對學術、文化影響極大。本論文立足於前人對科舉學、《禮記》學的研究，結合此兩個領域，從科舉視角來考察明、清《禮記》學的一些現象。在論文章節的安排上，首先概介明、清鄉、會試考試經書的規定，尤其偏重明、清科舉與《禮記》的關係，以作為認識的基礎。接著說明《禮記》義考試依功令規定實施後，產生什麼流弊？大雅之士批評之餘，又有何改善的建議？這些建議後續的回應又如何？最後分析諸多流弊未能獲得矯正的緣故。

以上的探討，除可彌補學界對這些議題討論的不足，也可藉以了解朝廷科舉立制的思維、權衡，並從科舉學的視野，來看明、清禮學的發展與接受。

二、明、清科舉與《禮記》

探討明、清科舉與《禮記》的關係，最需關注的是鄉、會試制義考試中的《禮記》義。

⁵故本節側重鄉、會試制義考試、尤其是《禮記》義的介紹。

誠如《明太祖實錄》所載：「考試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⁶明初考試內容及範圍規定，多沿襲元制，以洪武3年所詔定鄉、會試的考試內容，與《元史·選舉志》皇慶2年（1313）11月所頒詔令比較，⁷從對照中，可看出明襲元制的關係。⁸洪武6年即因科舉未能得人而暫罷科舉，⁹洪武17年復行科舉，並頒定〈科舉成式〉，¹⁰又再次修訂、規範考試內容。經義考試所尊諸家註解如下：

	皇慶二年	洪武三年	洪武十七年
四書	朱熹《集註》	朱熹《集註》	朱熹《集註》
易經	程頤、朱熹《傳》，古註疏	程頤、朱熹《傳》，古註疏	程頤、朱熹《傳》

⁵ 在鄉試以前，童生的縣、府、院試，及生員的歲考、科考中，大都偏重考試《四書》義，考試《五經》義者較少。鄉、會試的策、論中，偶會涉及禮學，但亦屬偶見。

⁶ 明·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55，頁6。

⁷ 明·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81，〈選舉一〉，頁2018-2019。表列為漢人、南人首場考試內容。

⁸ 下表僅錄首場經義功令所尊之書，三場考試詳細內容之比較、表列，請參侯美珍：《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4月），頁16-17。

⁹ 明太祖罷科舉諭言：「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同註6，卷52，頁5。

¹⁰ 「科舉成式」之名，史料中所載微有不同，或作「科舉定式」、「科舉程式」。參郭培貴：《明史選舉志箋正》（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頁80。

尚書	蔡沈《傳》，古註疏	蔡沈《傳》，古註疏	蔡沈《傳》，古註疏
詩經	朱熹《傳》，古註疏	朱熹《傳》，古註疏	朱熹《傳》
春秋	《左氏》、《公羊》、《穀梁》、 胡《傳》	《左氏》、《公羊》、《穀梁》、 胡《傳》、張洽《傳》	《左氏》、《公羊》、《穀梁》、 胡《傳》、張洽《傳》
禮記	古註疏	古註疏	古註疏

諸經考試範圍、所尊之傳註，除《禮記》專主古註疏外，其餘皆尊程、朱等宋儒之作，《易》、《書》、《詩》兼用古註疏。明成祖（1360-1424）在永樂 12 年（1414）11 月令胡廣（1369-1418）等修《大全》，13 年 9 月修成後，文獻中或言科舉考試，「後《四書》、《五經》主《大全》」。¹¹然而《大全》纂錄諸書，卷帙繁重，購置不易，備考也吃重，是否真為考官、考生所重，頗值得懷疑。不少文獻指出，因《大全》編纂的效應，導致科舉經解不再參用古註疏，並獨尊《大全》編纂時所重的一家之說。黃瑜（1426-1497）在《大全》完成 11 年後出生，其《雙槐歲抄》已云：「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¹²才逾百年，鄭曉（1499-1566）《今言》亦言：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¹³

頒定《大全》方逾百年，而從鄭曉「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語，透露「盡棄註疏」的情形，似存在許久，因湮遠而時人已難確知。由黃瑜、鄭曉所言，可見功令棄古註疏尊宋儒程、朱等之說，應與《大全》編纂、頒發產生的效應有關。

《四書》始終尊朱熹（1130-1200）《四書集註》；至於《易經》，由兼重程、朱、古註疏，改為獨尊朱註，成化時已出現對考生僅讀朱熹《周易本義》，棄程頤（1033-1107）《傳》

¹¹ 明·李東陽等修：《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7，頁 2。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內府刻本），卷 77，頁 11。明·俞汝楨：《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3，頁 13。

¹² 明·黃瑜：《雙槐歲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 38 年〔1559〕陸延枝刻本），卷 3，頁 25，〈古註疏〉條。卷前，〈雙槐歲抄序〉云：「歲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頁 9）編纂始自丙子，為景泰 7 年（1456），黃瑜於該年中舉；序末署「弘治乙卯」（頁 10），乙卯為弘治 8 年（1495）。

¹³ 明·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卷 1，頁 16，第 30 則。引文「《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程」字疑為衍文；言開科詔《禮記》已主陳澠註，亦不確。又點校本標點原作：「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筆者引述略有調整。

不讀的批評。¹⁴《尚書》據何孟春（1474-1536）言：「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為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¹⁵可見《尚書》專宗蔡沈（1167-1230）《書集傳》。丘濬（1421-1495）又言，因纂修《大全》時，「《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澹《集說》，¹⁶故《春秋》由諸家並尊改成獨尊胡安國（1074-1138）《傳》、¹⁷《禮記》由古註疏改尊陳澹（1260-1341）《禮記集說》。然而，《禮記》改尊澹書是考試過程中逐漸的潛移，乃見諸明人之論述、典籍所載得知，朝廷並未曾特下詔令宣布，直至順治2年（1645）清廷才明令科場尊澹書。¹⁸清初陳廷敬（1638-1712）曾概括明之考生習經備考所尊：

故《大全》者，甚不全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澹之所謂《五經》而已。¹⁹

由以上線索可知，至少在明中葉以前，已轉為以朱熹等五部傳註為主，再佐以一些更扣緊科場所需的經書講章、制義選本，方是明代多數考生準備首場考試的實情。誠如嘉靖年間華鑰所云：

今國家造士有《禮記大全》，考其凡例，則以陳氏《集說》為宗，諸家之說有互相發明及足其未備者，分註於下，不合者不取。是以海內之所傳習，獨宋末陳澹所為《集說》而已。²⁰

¹⁴ 曹安云：「《周易》人多讀《本義》不讀《傳》。」明·曹安：《調言長語》，同註11，不分卷，頁5。按：曹安，生卒年不詳，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122，頁20，〈調言長語〉條，言其為正統9年（1444）舉人，《調言長語》自序署成化22年（1486）。孫緒（1474-1547）亦云：「業《易》者類不讀《程傳》。」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同註11，卷12，頁2。按：為省篇幅，後文言及《四庫全書總目》簡稱為《總目》。

¹⁵ 明·何孟春：〈外篇第六〉，《餘冬序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7年〔1528〕彬州家塾刻本），卷31，頁12。

¹⁶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同註11，卷9，頁18。

¹⁷ 明中葉孫緒亦云：「業《春秋》者，胡《傳》外，問之諸傳，茫然不知。」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同註11，卷12，頁2。

¹⁸ 清·清高宗敕纂：《皇朝通典》，同註11，卷18，頁5-6。

¹⁹ 清·陳廷敬：〈經學家法論〉，《午亭文編》，同註11，卷32，頁16。「《本義》、《集傳》」乃指朱熹《易本義》、《詩集傳》。

²⁰ 明·華鑰：〈進禮記集註〉，收入於清·黃宗羲主編：《明文海》，同註11，卷52，頁6。華鑰生卒年不詳，為嘉靖元年（1522）應天解元，嘉靖2年進士，享年僅46歲。參明·鄭曉：〈華職方傳〉，《端簡鄭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28年〔1600〕鄭心材刻本），卷5，頁13-15。

李維楨（1570-1624）亦云：「今《禮記大全》雖頒在學宮，士呻其佔畢，惟宋陳氏《集說》耳。」²¹華、李兩人，皆強調士子獨重濬書。《大全》雖頒在學宮，朝廷、提學、儒學教官等師長，或亦申令、教導士子要讀《大全》云云，但恐僅流為貫徹政令、冠冕堂皇的呼籲，而難以普遍落實。

就實際看來，《大全》纂錄的資料較多，未能迎合考生科場所需。譬如經書內容，有常考、偶考、不考之別，反映在科舉用書上，常有刪存、繁簡之不同，或載錄曾出之考題，或輔以制義作法的提點，此皆《大全》所闕如。如《詩經大全》、《禮記大全》，²²對〈國風〉、〈小雅〉中不出題的情詩、怨刺喪亂之作，及關涉喪禮凶諱者，皆留存。²³卷帙浩繁、²⁴所費不貲，令人憚其煩苦，又不切實用，如何能普遍成為考生案頭之需？

明所定之科舉制度、所尊之諸經註解，沿用至清，清廷有以下重要的變更：

- (一) 自乾隆 22 年（1757）會試始，首場由考制義 7 篇改為僅試《四書》3 題，將《五經》義移於第二場，此乃因調整考試內容之故。²⁵
- (二) 乾隆 57 年（1792）奏准，因胡《傳》多有經無傳，其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且胡安國當宋南渡時，借經立說，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故《春秋》功令改尊《左傳》，參用《公羊》、《穀梁》之說，不得用胡安國《傳》。²⁶
- (三) 考生原於《五經》中專治一經，乾隆 52 年（1787）有鑑於：「分經閱卷，易滋弊竇。且士子專治一經，於他經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實學之道。」於 53 年開始先分經輪試，57 年輪試畢，自乾隆 58 年會試始，第二場考生皆需試《五經》義各一道。²⁷

²¹ 明·李維楨：〈禮記纂註新義序〉，收入於明·湯道衡：《禮記纂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卷前，頁 1-2。

²² 胡廣等人所纂各經之稱謂紛紜，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 6 月，劉兆祐指導），指出兩部《大全》應名為《詩傳大全》、《禮記集說大全》（頁 150、頁 194）。唯古籍所載多逕稱《詩經大全》、《禮記大全》，故文中仍如此指稱，以避免混淆。

²³ 《詩經》不自〈國風〉、〈小雅〉中的情詩、怨刺詩出題，參同註 8，頁 111-134，第七章〈鄉會試罕見出題的詩篇〉。《禮記》不考喪禮，參同註 4。

²⁴ 卷帙大小是相對的，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禮記大全》影本，乃上下欄排列，總頁共多達 781 頁，濬書之文淵閣影本，才 337 頁、不及其一半，然已有科舉用書編纂者，批評濬書過繁，而加刪減，以利捷得（參本文第四節〈除弊之提議與未獲改善之故〉）。故就備考而言，《禮記大全》的篇幅是偏多的。

²⁵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影印清光緒 25 年〔1899〕刻本），卷 331，頁 8。

²⁶ 清·杜受田等修，英匪等纂：《欽定科場條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清咸豐 2 年〔1852〕刻本），卷 15，頁 5-6。

²⁷ 同前註，卷 13，頁 8-9。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108，頁 3151-3152。

總結來說：明、清考試《禮記》一經，除明初尊古註疏外，永樂《禮記大全》以陳澹說為主，彙集其它諸家解說；而《大全》頒行未久，已完全改尊陳澹《禮記集說》，一直沿用到光緒 28 年（1902）廢八股改策論，²⁸可見陳澹此書，在科場上的重要，前此僅是選考《禮記》者所重，乾隆 58 年會試始，乃所有備考、應試者咸需閱讀。

三、《禮記》考試的流弊與批評

科舉制度考試經書，就人才的選拔而言，乃為甄選通經致用、經明行修的諸備官員；就學術而言，是朝廷對儒家思想、經書價值的肯定與弘揚，期能使士子讀聖賢書，法聖賢行，使經書對社會教化、人才涵育產生正面的作用。²⁹明、清大雅之士對考試《禮記》的檢討與批評，主要是立足於以上的思維與立場，再加上批評者多為儒者、經學家，深具學術的關懷與期待，對於實施之後未臻理想的狀況，憂心忡忡，故多有指責，主要集焦於以下三方面。

（一）《禮記》喪禮凶諱等考官不出的內容，刪去不讀

由於〈大學〉、〈中庸〉被歸為《四書》，加上考官出題有所偏重，多不自喪禮凶諱中出題，而〈明堂位〉也因內容僭越、誣妄之故，罕見出題。因此科舉用書的編纂，常刪去〈大學〉、〈中庸〉、〈明堂位〉及專載喪禮的 13 篇，以及其它篇中涉及凶諱之經文段落。此種刪經現象，頗為大雅所詬病，筆者〈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一文，已加以探討，本文不再贅述。

（二）《周禮》、《儀禮》乏人問津

讀書人對諸經的研讀，深受科舉考試的影響。譬如科場偏重《四書》義甚於《五經》義，考生就會更專力於《四書》而較忽略《五經》。³⁰而諸經中，凡科舉不考者，同樣受

²⁸ 期間，因康熙 2 年（1663）暫停八股取士，康熙 3 年會試、5 年鄉試、6 年會試，未考八股文，至康熙 8 年又恢復八股取士之舊制。

²⁹ 參同註 8，頁 22-24，〈科舉偏重考試經書的制義〉一節。

³⁰ 參同註 1，頁 335-337，〈重《四書》義甚於經義〉及頁 340-342，〈重《四書》，《五經》之學荒疏〉兩小節。

到冷落。由於明、清《五經》義只考《禮記》，考生遂不讀《周禮》、《儀禮》，明、清屢有對此種現象的訾議。以下依時代先後，列舉諸家所論為證：

1. 明中葉魏校（1483-1543）云：「世雖《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純駁斑如也。……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³¹
2. 萬曆時宋儀望（1514-1578）云：「今制令博士弟子專業《禮記》，而《周官》、《儀禮》悉置弗述。」³²
3. 張爾岐（1612-1678）云：「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³³
4. 顧景星（1621-1687）云：取士但尊功令所定諸家，「取途既狹，末流相沿，而《五經》之學荒矣。《周禮》、《儀禮》、《爾雅》、《左氏》、《公》、《穀》不以取士，猶廢之也。」³⁴
5. 韓菼（1637-1704）曾言：科舉只考《禮記》，「學者以非功令所習，《周禮》、《儀禮》浸度高閣。」³⁵
6. 李紱（1675-1750）責有明以來取士之法，每經束以一家之言，經學廢壞，「《禮記》則喪禮盡遭刪削，即記誦亦不能及半，《周禮》、《儀禮》則束高閣而不觀矣。」³⁶
7. 清高宗（1711-1799）乾隆元年（1736）諭：「《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³⁷
8. 陳澧（1810-1882）云：「今但以《禮記》試士，是用傳而棄經也。……《周禮》、《儀禮》又不可廢也。」主張當復乾隆以前專經取士之舊制，又當增《周禮》、《儀禮》、《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為九經。³⁸

³¹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43，頁2639，〈禮記纂言〉條。按：此為正德庚辰（15年，1520）胡汝登刻吳澄《禮記纂言》之序。

³² 明·宋儀望：〈禮記集註序〉，收入於明·徐師曾：《禮記集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卷前，頁4。宋氏為嘉靖26年（1547）進士，宋序後署「萬曆乙亥」（3年，1575）。

³³ 清·張爾岐：〈儀禮鄭註句讀序〉，《蒿菴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山東文獻集成》影印清乾隆38年〔1773〕桂林胡德琳聽泉齋刻本），卷2，頁3。

³⁴ 清·顧景星：〈復經學議〉，《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卷27，頁9。題下原註「崇禎十七年」（1644）。

³⁵ 清·韓菼：〈三禮〉，《有懷堂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42年〔1703〕刻本），卷22，頁4-5。

³⁶ 清·李紱：〈答方閣學問三禮書目〉，《穆堂類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11年〔1831〕奉國堂刻本），卷43，頁20。

³⁷ 清·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朝）》（《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10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乾隆三〉，頁40。

³⁸ 清·陳澧：〈科場議二〉，《東塾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18年〔1892〕菊坡精舍刻本），卷2，頁14。

9. 康有為（1858-1927）云：「讀《禮記》則嚴刪國恤，學《春秋》則束閣《三傳》，若夫《周禮》以經國家，《儀禮》以範人倫，以試題不及，無人讀誦。」³⁹
10. 梁啟超（1879-1942）曾質疑：「彼《儀禮》者，亦《六經》之一，先聖之所雅言，問今之學子，曾卒業者，幾何人也？」⁴⁰

（三）功令所尊陳澧《禮記集說》簡陋不足

對科場所尊陳澧《禮記集說》的不滿，亦是抨擊《禮記》考試流弊的焦點。明、清學者，每論及澧書，罕見大加稱許、極力讚揚者，僅偶有少數論述，給予正面的評價。如《四庫全書總目》就其「淺顯」、「簡便」、「以便童蒙」，肯定其適合作為入門教材。⁴¹多數文獻的論述皆偏否定、負面的批評，也常將科舉導致的空疏不學等後遺症，歸罪於功令尊澧書之故。這類的議論，自明代已屢見不鮮，⁴²如以下諸說：

1. 弘治3年（1490）進士劉績《禮記正訓》自序云：「國初兼用《注》、《疏》，今則專主澧說，澧自云『先君子以是經三領鄉書』，則識見可知矣，績讀而覺其非。弘治甲子，遷鎮江，遂奏歸，成初志，僻居十三年，得以考訂其謬，而為之說。」⁴³
2. 桂萼（?-1531）云：陳澧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意，亦不能白。」⁴⁴
3. 王漸達（1498-1558）《讀禮記》自序：「及夫陳氏《集說》，亦人各為見，精蘊弗著。」⁴⁵
4. 嘉靖年間華鑰評澧書「訛謬而亂真」、「簡段破碎而無緒」、「訓解猥陋而失旨」。⁴⁶

³⁹ 清·康有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清·康有為撰，麥仲華輯：《戊戌奏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宣統3年〔1911〕刊本），頁5。

⁴⁰ 清·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飲冰室文集》（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年12月），頁46。

⁴¹ 《總目》，同註14，卷21，頁7-9，〈雲莊禮記集說〉條。

⁴² 劉千惠：《陳澧禮記集說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陳恆嵩指導，2008年7月），頁31、頁129-130處言：「清儒多譏《禮記集說》一書之淺陋」，「在後代學者的眼中，其價值並不高，此大多肇因於清儒對本書的評價所致。在探討清儒對《禮記集說》之態度時，一定得先了解兩者所處的時代氛圍相異。」「考據之風盛行，……以其簡明之釋經方法，自然不受清代學者喜愛。」作者強調後人對澧書評價不佳，多緣自清儒及考據學風之故，似忽略了對陳澧的負面評價，在明代已常見。

⁴³ 同註31，卷144，頁2656，〈禮記正訓〉條。甲子為弘治17年（1504）。

⁴⁴ 明·桂萼：〈論修明學政疏〉，《文襄公奏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23年〔1544〕桂載刻本），卷3，頁11。

⁴⁵ 同註31，卷144，頁2658，〈讀禮記〉條。王漸達為正德12年（1517）進士。

⁴⁶ 同註20，卷52，頁6-7。

5. 宋儀望言考生所習，皆本陳澹《集說》，「嘗考其旨歸，多沿襲舊聞，拘泥註疏，其於天地聖人之心，殆亦有未至焉」。⁴⁷
6. 徐師曾（1517-1580）《禮記集註》自序：「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為世所宗，厥功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⁴⁸
7. 姚舜牧（1543-1627）《禮記疑問》自序：「鄱陽陳氏澹集眾說以開羣蒙，其綜覈之勤，亦既勞矣。乃所哀集，其中有大謬不然者，亦混存而不削，此何以解也？」⁴⁹
8. 黃居中（1562-1644）云：「朝家用以程士者，則主陳可大氏說，而語多牽合，躡駁不倫，讀者病焉。」⁵⁰
9. 李維楨（1570-1624）評澹書：「于制禮本意不無附會穿鑿之病。」⁵¹
10. 晚明王翼明云：「陳氏《集說》，既去取多乖，《大全》一書，徒取合於陳氏者分疏之，豈足發明聖賢之深意哉？」⁵²

以上明人，僅徐師曾、姚舜牧，略肯定其簡便、開蒙、綜覈之功。其餘多為負面的評價，或評陳澹識見不高，或言《禮記集說》有「精蘊弗著」、「率出意見」、「訛謬而亂真」、「訓解猥陋而失旨」、「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沿襲舊聞，拘泥註疏」、「語多牽合，躡駁不倫」、「大謬不然」、「附會穿鑿」、「去取多乖」諸弊。

因陳澹所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讀者病焉」，而又為考生備考、入門所必讀，其錯誤、闕漏也特別容易受到矚目，學者「讀而覺其非」、「考訂其謬」，紛紛於其《禮》學著作中訂正陳澹之誤，對澹書的批評不但強烈且不絕如縷。清代重考據，學風嚴謹，同時也因乾隆 58 年（1793）始，士子咸需考《五經》，讀澹書者更多，且距今時代更近，文獻多有留存。見諸文獻所載，對澹書不滿的批評也更多、更強烈了，如以下諸筆文獻所論：

1. 朱彝尊（1629-1709）云：「以公論揆之，自當用衛氏《集說》取士，而學者厭其文繁，全不寓目，若《雲莊集說》，直兔園冊子耳，獨得頒於學官，三百餘年不改，於其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云，禮云，如斯而已乎？」⁵³

⁴⁷ 明·宋儀望：〈禮記集註序〉，參同註 32，卷前，頁 4-5。

⁴⁸ 明·徐師曾：〈禮記集註序〉，參同註 32，卷前，頁 3。序末署隆慶 6 年（1572）。

⁴⁹ 同註 31，卷 145，頁 2673，〈禮記疑問〉條。

⁵⁰ 同註 31，卷 145，頁 2674-2675，〈禮記課兒述注〉條。此乃黃氏為萬曆 8 年（1580）進士沈一中《禮記課兒述注》所作序言。

⁵¹ 同註 21，卷前，頁 1-2。

⁵² 同註 31，卷 146，頁 2686，〈禮記補注〉條。王翼明，字升之，生卒年不詳，〈禮記補注〉條又載陳繼儒序，有「吾友王升之」語，可見為明末時人。

⁵³ 同註 31，卷 143，頁 2645，〈禮記集說〉條末朱氏按語，「於其」或作「其於」。朱說影響頗大，如清

2. 李光地（1642-1718）云：「《禮記》陳澹注，不如鄭康成遠甚。鄭是將全部書讀熟，前後有照應。陳注後忘前，前忘後，都相碍。《禮記註疏》最好。」⁵⁴
3. 納蘭性德（1655-1685）言：「澹書陋略不足觀，《大全》主澹而無所闡發」，而衛書「網羅採輯，無所不周，即他書雜錄有所論及，亦摭入之，使先王立綱陳紀之道，為經為曲之詳，燦然明著，豈非是經之大全也歟！」⁵⁵
4. 張大受（1660-1732）言《禮記》「諸儒互有義解，惟崑山衛正叔《集說》萃聚而決擇之，至詳且精。乃前明《大全》，僅主元東匯陳氏之《集說》，牽綴簡略，特以為學者科舉之具，於聖人節文之意，三千三百之數，不復講求，則夫恭敬辭讓由乎人心之秉彝者，亦漸凌微而無可稽也」。⁵⁶
5. 李調元（1734-1802）言自少習舉業，即讀澹書，「以其間穿鑿附會，並及掛一漏萬之處，頗不愜於心」。⁵⁷
6. 洪亮吉（1746-1809）於乾隆 58 年（1793）任貴州學政時歲考生員，「按試諸郡，皆於尋常擬題外出題，諸生百人中，即有曾讀全經者，亦茫然莫知其解」，洪亮吉以為是功令尊澹書所致：「澹書本為科舉起見，是以凡遇可備出題者，注解畧為詳明，其餘即謬陋殊甚，是以士子無所遵循。」⁵⁸
7. 梁章鉅（1775-1849）言澹書「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為無益」，但「澹書在當時，即不為儒者所稱，朱竹垞至以兔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前短之」。

乾隆 15 年（1750）解元朱景英〈三禮授受考〉曾引述其說，見清·朱景英：〈三禮授受考〉，《畚經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刻本），卷 2，頁 23-24。《總目》言：「朱彝尊《經義考》，以免園冊子詆之，固為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只是認為過甚，但並不以為非。見《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8，〈雲莊禮記集說〉條。經《總目》引述後，朱彝尊「兔園冊子」之評更受矚目，如本節後文所引梁章鉅、皮錫瑞之論，都曾述及兔園冊子之議。

54.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卷 14，頁 260。《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卷 16，頁 785，又重申：「《禮記》陳澹註，自然不如鄭康成。」
55. 清·納蘭性德：〈衛氏《禮記集說》序〉，《通志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康熙 30 年〔1691〕徐乾學刻本），卷 12，頁 20。
56. 清·張大受：〈禮記章義序〉，收入於清·姜兆錫：《禮記章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雍正 10 年〔1732〕寅青樓刻本），卷前，頁 1。序末署康熙 52 年（1713）作。
57. 清·李調元：〈禮記補註序〉，《童山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嘉慶刻本），卷 3，頁 10。
58. 清·洪亮吉：〈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清·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卷施閣文甲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0 月），卷 9，頁 190。據門人所編年譜載，洪亮吉於乾隆 57 年（1792）8 月派任為貴州學政，58 年歲試各地生員，並上〈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見清·呂培等編次：《洪北江先生年譜》，收入於《洪亮吉集》，第五冊末〈附錄〉，頁 2341-2342。自乾隆 58 年會試始，《五經》義由各選本經，改為皆於《五經》各考一道，故《禮記》也成為每位考生備考的範圍。生員歲試不理想，洪亮吉雖將原因指向功令尊澹書之故，但筆者以為，恐怕只是藉題發揮。此際生員從備一經轉為備《五經》，已疲於應付，洪亮吉又「於尋常擬題外出題」——出罕考、非生員預擬中的考題，這才是《禮記》考得不好的原因。

引述朱彝尊、李光地之譏評，認為明代棄古註疏、用濬書「禮學遂荒」，陳濬之流，乃「自鄙無譏」者。⁵⁹

8. 林則徐（1785-1850）云：「漢唐以來，說《禮》諸家，精奧無如鄭注，博瞻無如孔疏，詳且明者無如衛湜《集說》。至明永樂中，專以陳濬《集說》列於學官，科舉宗之，而鄭、孔之義微矣。綴學之士，去古日遠，絕鈔師法，遂不免空虛浮濫與鉤棘章句之病。」⁶⁰
9. 孫鏘鳴（1817-1901）批評濬書：「於禮制則援據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鑿也。」⁶¹
10. 皮錫瑞（1850-1908）評濬書「空疏固陋，《經義考》所目為兔園冊子者」，⁶²又說：「陳濬《集說》尤陋，學者仍求之注疏可也。」⁶³

以上諸人，多言濬書簡陋、空疏、穿鑿附會、掛一漏萬，譏其不過是兔園冊子，甚或將《禮》學的荒疏、浮濫之弊，歸咎於功令尊濬書所致。論述時經常將濬書與書名相同的南宋衛湜《禮記集說》並列比較，一貶一褒，有非常明顯的抑揚。

在明代，有不少學者因不愜於心，而對濬書加以修正。明中葉戴冠（1442-1512）已用筆記的形式，辨正濬書之誤。⁶⁴劉績在弘治 17 年（1504）所纂《禮記正訓》，針對濬書，「考訂其謬」。⁶⁵張志淳（1458-1538）言劉績將濬書「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真有考據，而陳之說良非也」，以為劉作「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⁶⁶

桂萼云當時已有對濬書不滿、予以補正的著作「數種」：「今修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士張璁註有《章句》近是。」推崇張璁（1475-1539）《禮記章句》對濬書的修正，「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⁶⁷約略同時，華鑰撰有《禮記集註》，「本古註疏，以正陳氏之

⁵⁹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12月，影印清末上海文瑞刻本），卷15，頁3-4。

⁶⁰ 清·林則徐：〈序〉，收入於清·朱彬撰，沈文倬、水渭松校點：《禮記訓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卷前，頁1。

⁶¹ 清·孫鏘鳴：〈序〉，收入於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8月），卷前，頁1。

⁶² 清·皮錫瑞：〈經學積衰時代〉，《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10月），頁317。

⁶³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10月），頁74，〈論鄭注引漢事、引讖緯皆不得不然，習《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餘可緩〉條。

⁶⁴ 原附在《濯纓亭筆記》末，後四庫館臣將這些經解析出為《禮記集說辨疑》一卷。參《總目》，同註14，卷24，頁4，〈禮記集說辨疑〉條。

⁶⁵ 同註31，卷144，頁2656，〈禮記正訓〉條。

⁶⁶ 明·張志淳：〈解禮誤〉，《南園漫錄》，同註11，卷9，頁6。

⁶⁷ 同註44，卷3，頁11。張璁，後因避諱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改名孚敬，著有《禮記章句》八卷。

誤」。⁶⁸稍後，徐師曾撰作《禮記集註》，自言乃因濬書有「取舍失衷，章句錯雜」，不能令人滿意，故「潛心三十餘年，輒不自量，稍為刪改，參以愚得，命曰《集註》」。⁶⁹萬曆年間姚舜牧亦自言所作《禮記疑問》，乃因濬書「其中有大謬不然者」而發。⁷⁰

因科場所尊，清代許多學者在應試備考階段，多由濬書入門，也因熟讀之故，對其錯誤、不足也有較多的商榷。許多《禮記》著作中，皆不乏辨正濬書的成分、內容，甚至有專門為反駁、修正濬書而作的專著，如納蘭性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館臣言：「是編因陳濬《禮記集說》疏舛太甚，乃為條析而辨之。凡濬所遺者，謂之『補』；濬所誤者，謂之『正』」，⁷¹並言「凡所駁詰，多中其失」。⁷²著作之命名，即直接突顯、表明是為補正濬書之謬而作。又如劉青蓮（1670-？）雍正、乾隆間所作《學禮闕疑》，「皆補正陳濬《禮記集說》之譌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無所疑者，則不載焉」。⁷³乾隆 29 年（1764）朝廷也聲明：「《禮記》一書，未經朱子裁定，學宮所頒，僅有陳濬《集說》，其論議雖合乎儒先，而訓釋未能該洽」，故「特命儒臣纂輯《禮記義疏》，與《周禮》、《儀禮》並垂釐序，洵足闡《曲臺》之奧義矣。」⁷⁴李調元因讀濬書「不愜於心」，遂「遍採說禮諸家為之補註於上」，所謂「補註」，「所以補陳氏也」。⁷⁵由以上文獻可見：相對於偶有對濬書的肯定，朝野不滿濬書的聲浪更大，故有不少補正、辨訛之作。

今之研究者在論濬書之得失、商榷歷來對此書之批評中肯與否時，屢屢強調濬書本為教材、為教學而編，與衛湜等書之撰書動機乃為學術而編纂，不能一概而論云云。⁷⁶兼顧考量了陳濬編書的初始動機、用途來加以回護、理解。然而大肆批評的明、清諸人，並非不知濬書原為教材，設若濬書一直只在教學的場域中傳播，不致太過引起注意，也不會招致太多惡評。問題在於濬書躋身為科場功令所尊註本，必然要接受更高的批評標準：「這樣的童蒙教材，可與朱熹註並駕、當為科場所尊嗎？」這是為什麼前引明、清人之批評，莫不是見諸永樂以後，且指斥不足之餘，仍可見對其作為教材的讚美之故。

⁶⁸ 鄭曉所作華氏傳云：「君博學明諸經，尤精於《禮》，所著有《禮記集註》若干卷。《集註》尊洪武開科詔，本古註疏，以正陳氏之誤，一時好《禮》儒碩，皆是華氏說。」明·鄭曉：〈華職方傳〉，《端簡鄭公文集》，同註 20，卷 5，頁 15。

⁶⁹ 明·徐師曾：〈禮記集註序〉，《禮記集註》，同註 32，卷前，頁 3-4。清·萬斯同：《明史》（《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鈔本），卷 384，總頁 114，〈儒林傳〉言徐氏：「以陳濬《禮記集說》久頒學宮，而所引注疏，多背其本意，乃廣搜眾說為《禮記集註》。」

⁷⁰ 同註 31，卷 145，頁 2673，〈禮記疑問〉條。

⁷¹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21，〈陳氏禮記集說補正〉條。

⁷²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10，〈禮記大全〉條。

⁷³ 《總目》，同註 14，卷 24，頁 27，〈學禮闕疑〉條。言其書成於雍正戊申（6 年，1728）至乾隆己未（4 年，1740）。

⁷⁴ 清·素爾訥：《學政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 39 年〔1774〕武英殿刻本），卷 4，頁 14。

⁷⁵ 同註 57，卷 3，頁 10-11。

⁷⁶ 同註 42，頁 30-31，〈喜淺近之說〉一節；頁 102-129，〈解經力求簡約〉一節。

其它諸經的功令註本，不但非童蒙之教材，而且學術評價頗高，相較之下，濬書確實是略遜一籌，招致惡評的情況也是最嚴重的，此並非無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科場《四書》、《易》尊朱熹註，《尚書》尊蔡沈《書集傳》，好評居多，質疑、商榷較少；《詩》尊朱熹《詩集傳》，其「淫詩說」雖頗受批評，但科舉多不考這些情詩（淫詩），於科場施用亦無大礙。《春秋》尊胡安國傳，質疑者多因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⁷⁷其借經立說、夷狄之論，清廷特別難以忍受，故乾隆時期改尊《左傳》。也因此不致如陳濬書，長期尊用、惹來更多的批評。

不滿的批評，反映出明、清諸人對功令註本的期待遠高於童蒙教材的期待，反映出濬書確實未能與其它功令所尊的註本並駕，並非是對濬書過分苛責。

四、除弊之提議與未獲改善之故

既有以上三大流弊，當思改善，有識之士不滿之餘，又提出什麼解決之策、除弊之道？而何以類似不滿的批評，至清末仍屢屢重提，依然如故？關於刪去喪禮凶諱不讀的問題，請參筆者〈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一文之闡述，本節僅探討第二、三點。

有鑑於僅試《禮記》，導致《周禮》、《儀禮》乏人問津，故儒者提出考《三禮》之議，如明中葉桂萼建議「提學考課諸生之時，一以《三禮》為主」。⁷⁸康熙9年（1670）2月，順天學政蔣超（1624-1672）「題請課士之法，增定《周禮》、《儀禮》與《禮記》並立」，遭禮部否決。⁷⁹又，清初韓菼主張習禮應以《儀禮》為宗，輔以《周禮》、《禮記》，呼應考《三禮》的主張：

往者有請以《儀禮》、《周禮》並列學官試弟子員者，議格不行。愚竊謂誠能如朱子之意，令習禮家一以《儀禮》為宗，而輔以《周禮》、《禮記》，使學者勿忽于其所難讀，而深求古禮之意，以佐國家制作，度越前代之盛。而自叔孫以來，議禮因循苟簡之失，庶乎可以漸革矣。⁸⁰

⁷⁷ 《總目》，同註14，卷27，頁13，〈春秋傳〉條。

⁷⁸ 同註44，卷3，頁11。

⁷⁹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卷7，頁455，〈九經〉條，附註引「沈氏曰」。按：蔣超，江南金壇人，順治4年（1647）探花。

⁸⁰ 同註35，卷22，頁5。

乾隆 23 年（1758）2 月御史楊方立（?-1766），奏請鄉、會試加增《周禮》、《儀禮》二經命題，以《三禮》取士。⁸¹而黃宗羲（1610-1695）所倡議的科舉改革之法，不但要考《三禮》，甚至還加上《大戴禮記》：「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為一科，子、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為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⁸²

既批評功令所尊陳澧《禮記集說》簡陋、乃兔園冊，故主張應改尊其它註本，最常推崇的是衛湜《禮記集說》，如嚴繩孫（1623-1702）云《禮記》應尊衛氏《集說》，「專用陳氏《集說》取士，此苟且之圖也」。⁸³朱彝尊也指出：「以公論揆之，自當用衛氏《集說》取士。」⁸⁴

《總目》常見盛讚衛書、貶抑澧書之論述，如評澧書「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故用為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又言「陳澧《集說》尤為舛陋」，盛讚衛湜《禮記集說》編纂三十餘載，「採摭羣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譽為「禮家之淵海」。認為元延祐所定之科舉辦法，《禮記》用鄭玄註，「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澧《集說》，禮學遂荒」。⁸⁵

乾隆時敕編《欽定禮記義疏》時，退澧書而對衛書特為看重，《總目》言：「明初定制，乃以陳澧注，立於學官，而湜注在若隱若顯間。今聖朝《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湜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又言《欽定禮記義疏》衡鑒至精，「《禮記》一經，於陳澧《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見睿裁精審，務協是非之公。」⁸⁶可見在官方所編定的《欽定禮記義疏》、《總目》中，肯定衛書遠在澧書之上。

此外，也有推重鄭玄（127-200）註、孔穎達（574-648）疏者，如前所引李光地言「陳澧注，不如鄭康成遠甚」、「《禮記註疏》最好」。又如乾隆末年洪亮吉（1746-1809），不滿意澧書為科舉而設、「謏陋殊甚」，在〈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中，主張《禮記》精奧無如鄭玄註者，而澧書其詳明者皆采自鄭註，「是用鄭注，則《集說》之精華已備；用《集說》，則昔賢之訓詁半淪」，故建議《禮記》改尊鄭註。⁸⁷

⁸¹ 同註 37，〈乾隆四七〉，頁 17。

⁸² 清·黃宗羲：〈取士下〉，《明夷待訪錄》（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四部備要》據《海山仙館叢書》本校刊），頁 14。

⁸³ 同註 31，卷 146，頁 2698，〈禮記陳氏集說補正〉條。

⁸⁴ 同註 31，卷 143，頁 2645，〈禮記集說〉條末朱氏按語。

⁸⁵ 依引文先後，分見《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9-10，〈雲莊禮記集說〉條、〈禮記大全〉條；卷 22，頁 8，〈讀禮志疑〉條；卷 21，頁 5，〈禮記集說〉條；卷 21，頁 2，〈禮記正義〉條。

⁸⁶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4-5，〈禮記集說〉條；頁 17-18，〈欽定禮記義疏〉條。

⁸⁷ 同註 58，卷 9，頁 190。

以上這些解決《禮記》考試流弊的提議，似皆振振有詞，言之成理，但並未獲得實踐、貫徹。明、清制義不曾從《周禮》、《儀禮》或《大戴禮記》出題，皆僅考試《禮記》；功令也一直沿用被評為空疏、簡陋、譏為兔園冊的陳澧註。既然流弊顯然，屢遭抨擊，似應及早改絃易轍，何以由明至清，皆因循不改？

以往雖有若干對陳澧《禮記集說》的研究論著，但如蘇成愛《陳氏禮記集說研究》、戴雅萍《陳澧禮記集說平議》兩本碩士論文，因論述主題及篇幅的局限，並未涉及澧書為功令所尊的問題。⁸⁸曾軍〈從民間著述到官方教材——從元陳澧《集說》看經典詮釋的獨特現象及其思想史意義〉一文，⁸⁹涉及澧書在明初為功令所尊之故，劉千惠《陳澧禮記集說之研究》，在第七章〈《禮記集說》之影響〉亦略有論及；曾、劉兩人之作，除指出陳澧為朱子後學的原因之外，又強調陳澧籍貫江西的地緣關係，在元代、明初，江西科名鼎盛，於朝廷任職者多，也有不少來自江西的學者參與纂修《大全》的工作，遂使澧書更被看重。⁹⁰

以上學者的論述，有其見解，亦可參考。但筆者另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將從《總目》對功令尊澧書的說明談起。

《總目》分析功令尊澧註，有兩個原因，一為陳澧為朱熹之後學，「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澧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一為澧註淺顯、簡便，「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瞻，皆不似澧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澧注之簡便」。⁹¹

南宋以後，朱學獨盛，朱子後學甚夥，筆者以為前者是基本條件，但並不是主要原因，後者才是關鍵所在。明、清諸人所評、文獻所載，屢言及澧書淺顯、簡便，口吻似雲淡風輕、微不足道，甚至是夾雜著輕蔑，許多不滿澧註，譏其簡陋、為兔園冊者，正因其書淺顯、簡便之故，何以筆者卻主張淺顯、簡便才是陳澧《禮記集說》一直沿用的最重要的原因？這又與士子選經的情形關係密切。

明代科舉考試，士子於《五經》中選考一經，董立夫的碩士論文《明代進士之研究》，曾對會試選經加以統計，結果為：「明代進士應考所選的本經以《詩經》、《書經》、《易經》人數較多，各占統計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四點六九、二十二點五二、二十七點二三，應考《禮

⁸⁸ 蘇成愛：《陳氏禮記集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方向東指導，2007年4月），僅有42頁。戴雅萍：《陳澧禮記集說平議》（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王鐸指導，2012年4月），僅有72頁。

⁸⁹ 曾軍：〈從民間著述到官方教材——從元陳澧《禮記集說》看經典詮釋的獨特現象及其思想史意義〉，《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6卷4期（2007年7月），頁96-100。

⁹⁰ 同前註，頁99；參同註42，頁115-117。

⁹¹ 《總目》，同註14，卷21，頁7-9，〈雲莊禮記集說〉條。又，參同註57，卷3，頁10-11，有類似的說法和主張。

記》、《春秋》的人數甚少，各占統計人數的百分之七點零二、八點五四。」⁹²由於此論文成書較早，未能利用天一閣等後續印行的文獻，其數值主要是據當時臺灣所能取得的文獻統計所得。⁹³近來吳宣德、王紅春作〈明代會試試經考略〉一文，⁹⁴利用明代 64 科的登科錄、會試錄等資料，纂成〈明代會試分經錄取情況表〉，呈現了各科分經錄取的情形，並佐以〈明代科舉會試專經錄取比例變化趨勢圖〉等多個圖表，可看出不同地區、時期專經錄取的變化、消長。下表節錄自文中〈明代會試分經錄取情況表〉「總計」部分，呈現會試 64 科分經錄取總人數、各經錄取百分比如下：

經 別	易經	書經	詩經	春秋	禮記
錄取人數	4679	4200	6257	1553	1358
百分比	25.9%	23.2%	34.6%	8.6%	7.5%

由於文獻缺遺，以上錄取的數據與真實情況容或微有誤差，但以《禮記》、《春秋》為專經錄中者少於另三經，這是從董立夫、吳宣德兩文的統計數據中，顯然可確知的。兩經號稱是「孤經」，選考者極少，故在明代鄉試及提學等取士時，就出現過對兩經優取的權宜處理。⁹⁵清初至乾隆末實施《五經》輪試、《五經》全考之前的選經情形，雖學界仍未有全面的統計資料，但從乾隆 15 年（1750）清高宗言：「《詩》、《書》、《易》三經，習者人多，謂之大經」，「《春秋》、《禮記》習者甚少」，為使士子「不廢誦習」，故對《春秋》、《禮記》中額，予以優取，以示鼓勵云云。⁹⁶又，乾隆 48 年（1783）議及貢監生員改經之事：

除習《春秋》、《禮記》卷數無多，不准改，《易》、《書》、《詩》三經外，其有《詩經》改習《易》、《書》及《春秋》、《禮記》四經者，應准其改習。若由《易》、《書》二經，改習《詩經》者，概不准改。⁹⁷

透露出的是當時《詩經》應考者最多，准其改經；《禮記》、《春秋》仍如明代，選考者甚少，故不許改經。陳澧概括《五經》各選一經時的情形，亦言：「士皆治《易》、《詩》、《書》，而不治《禮》、《春秋》。」⁹⁸

⁹² 董立夫：《明代進士之研究——社會背景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張治安指導），第三章，頁12-13。

⁹³ 同前註，該論文第一章第三節，頁8，〈資料來源及說明〉云：「資料來源主要以明代登科錄、會試錄、同年序齒錄（又稱同年總錄）、進士題名碑錄、《皇明進士登科考》為分析資料。」

⁹⁴ 參吳宣德、王紅春：〈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教育學報》第7卷第1期（2011年2月），頁99-112。

⁹⁵ 同註8，頁33-44，〈對《春秋》、《禮記》的優取〉一節。

⁹⁶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分經定額舊案〉，同註26，卷19，頁31-32。乾隆15年覆准。

⁹⁷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載停止改經舊案〉，同註26，卷35，頁13。

⁹⁸ 同註38，卷2，頁14。

雖曾出現優取的調控、鼓勵措施，但《春秋》、《禮記》的備考較他經吃力，頗令考生卻步。由於《禮記》有 99,020 字，是《五經》中字數最多的，存在「病於浩博、難於師傳」的情形，⁹⁹遠逾《詩經》39,224 字、《尚書》25,700 字、《周易》24,207 字。¹⁰⁰明代考試《春秋》，所尊者為胡《傳》，胡《傳》經文有 16,558 字，傳有 131,908 字。¹⁰¹《春秋》經文本來就不多，再去掉崩薨卒葬不考，所餘經文更少，部分經文有經無傳，可出題的範圍更窄，因此《春秋》出題較特別，常纂輯數處的經文搭配為一題，題目變化多，揣測題目意旨如射覆，頗為困擾考生。這是《春秋》、《禮記》選考者偏少、需要「優取」之故。

其它熱門的選經，經文僅二、三萬字，而禮制本非易懂，加以《禮記》經文浩繁，遠較它經多，雖有喪禮、凶諱、不合儒家禮義刪去不考的現象，如專言喪禮的 13 篇，占全經約 28%，罕見出題。加上〈曲禮〉、〈王制〉等其他篇章，亦略涉及喪禮、凶諱，倘喪禮、凶諱刪去，《禮記》備考約減少了三成左右的分量。再加上〈中庸〉和〈大學〉已歸為《四書》，及〈明堂位〉罕少出題，估計《禮記》約有四成左右的經文，在《禮記》義考試中，幾乎不出題。¹⁰²然而，即使扣掉四成的經文，《禮記》經文的浩繁，仍是其它經的二、三倍以上，備考負擔仍遠較他經沈重。弘治年間直隸提學顧潛（1471-1534）云：「《春秋》、《禮記》，同為聖人垂世立教之書，近時學者，苦其簡帙浩繁，習者漸少，深懼久而愈失其傳。」¹⁰³是故對《春秋》、《禮記》有優取的鼓勵，但仍無法改善選考者始終偏少的現象。¹⁰⁴

明、清學者說澹書簡易，那是站在經學研究、學術傳承的立場發言，如《總目》所批評「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云云，¹⁰⁵認為禮

⁹⁹ 明·薛應旂：〈代禮記正蒙序〉，《方山薛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刻本），卷 3，頁 3。

¹⁰⁰ 筆者查得南宋以來，至少有二十餘種古籍曾言及諸經字數，多註記本自歐陽修（1007-1072）或紹興 15 年（1145）進士鄭耕老所言。但同樣源自鄭耕老、或源自歐陽修之說，字數記載卻又存在著出入。正文中所述字數，本自較早的兩筆所載，見南宋·呂祖謙：《少儀外傳》，同註 11，卷上，頁 48；南宋·王應麟：《小學紺珠》，同註 11，卷 4，頁 3，〈大經中經小經〉條。今人李牧「中國文字」網站之統計，稍有差異：《禮記》有 101,632 字，《詩經》有 32,962 字，《尚書》有 25,946 字，《周易》有 18,437 字。參李牧「中國文字」網站「漢字系統工程的計量研究」之〈古籍用字統計〉。（網址：http://chinese.exponode.com/9_0.htm）最後瀏覽時間：2014 年 1 月 26 日。

¹⁰¹ 南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4 月），卷前，頁 15-16，〈經傳字數〉。

¹⁰² 喪禮 13 篇的字數合計共 27,810 字，加上〈中庸〉3,574 字、〈大學〉1,752 字、〈明堂位〉1,005 字，共有 34,141 字。其他篇章亦有關乎喪禮、凶事記載者，尤其是〈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少儀〉、〈樂記〉、〈祭義〉、〈仲尼燕居〉、〈坊記〉等篇較多，粗估 13 篇以外的喪禮凶諱文字，約五千餘字。如此，不宜、罕見出題的經文，約近四成左右。

¹⁰³ 明·顧潛：〈申嚴條約事〉，《靜觀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雍正 10 年〔1732〕桂雲堂刻《玉峰雍里顧氏六世詩文集》本），卷 8 〈提學公移〉，頁 6。

¹⁰⁴ 同註 8，頁 44-52，〈考生選考《五經》的權衡〉一節。

¹⁰⁵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9-10，〈雲莊禮記集說〉條、〈禮記大全〉條。

制不能空言，需考證，簡易則疏於考證，不能羅列證據、發明禮意。然而，就科舉的實施、士子的選經而言，濬書簡易嗎？

陳瑚（1613-1675）為晚明楊鼎熙《禮記敬業》¹⁰⁶一書所作序中，言國家以經義取士，專用《禮記》，「然學者猶病其章句文字之繁，而讀者蓋少」，故楊鼎熙「憫當世經學之荒蕪，而特為之刪訂陳氏《集註》」，撰作《禮記敬業》，其用心乃為誘人學《禮》：

蓋以友教天下之士大夫，而誘之以學禮也，以為《小戴》之書，不過以作制義應科目，而人猶苦其多而畏之，況欲其漸漬被服於三千三百之訓乎！吾因人情之所便，而為之去繁就簡，俾之家誦戶習，或有好古君子出乎其中，反俗學之陵遲，考先王之絕業，恭儉莊敬之教，庶幾其復見矣乎！¹⁰⁷

「病其章句文字之繁」，「猶苦其多而畏之」，「為之去繁就簡」，皆是針對《禮記》經註繁多而言。《禮記》經文浩繁，註解當然也隨之增加，故楊鼎熙對濬書加以刪訂，使之更簡略、適用。華鑰也指出：當時科舉傳習，獨尊陳濬所為《集說》，「濬乃逐段敷演成說，合之無慮數萬言」，「治《禮記》既困於篇帙之多，又倍其精力於《集說》之繁」。¹⁰⁸更明白的點出《禮記》「篇帙之多」、「《集說》之繁」，都是習《禮》者之負擔。

如果一般公認簡便、淺顯的濬書，對學習、備考之士子而言，仍苦其浩繁，令考生望而生畏，導致《禮記》的選考人數始終偏少，試問：倘功令改尊鄭註、孔疏、衛湜《禮記集說》，選考《禮記》者，豈不更為零星？

簡便、淺顯之註本，對於《禮記》而言，更形重要，這是襲用濬書主要的緣故。因此，即使到清代，也只得「姑仍舊貫」續用濬書，《總目》云：「特禮文奧蹟，驟讀為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為無益。是以國家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¹⁰⁹

¹⁰⁶ 明·楊鼎熙：《禮記敬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楊鼎熙為崇禎元年（1628）進士，《總目》，同註14，卷24，頁14，〈禮記敬業〉條，言楊鼎熙為「崇禎庚午」（3年，1630）舉人，有誤。

¹⁰⁷ 清·陳瑚：〈為王長源撰《禮記敬業》序〉，《確庵文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影本），卷12，頁17。陳瑚為崇禎15年（1642）舉人。王發祥，字登善、長源，崇禎9年（1636）舉人，順治12年（1655）進士，生卒年不詳，享年53歲。陳瑚文集中，有多篇為王氏代筆之作，且內容與湖北有地緣關係，如卷12〈為王長源題孝感縣志序〉、〈為王長源題公安縣志序〉、〈為王長源撰黃梅縣志序〉、〈為王長源題穀城縣志序〉，以及卷16〈為王長源撰新修孝感縣儒學記〉、〈為王長源撰景陵縣修學〉等，疑陳瑚〈為王長源撰《禮記敬業》序〉，亦作於王發祥順治16年（1659）任湖北學政之際。參清·王昶：《直隸太倉州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7年〔1802〕刻本），卷28，頁2。

¹⁰⁸ 同註20，卷52，頁6-7。

¹⁰⁹ 《總目》，同註14，卷21，頁9，〈雲莊禮記集說〉條。

倘程、朱學派有其它學者所撰之《禮記》注解，能如濬書簡易、淺顯，而又無濬書的缺點，自然可以取而代之，但並沒有。譬如元朝大儒吳澄（1249-1333）亦為朱子後學，所作《禮記纂言》，偶有相當不錯的評價，學者或言濬書過簡，「備《集說》之未備，可為《禮》家之所採錄者，蓋不能不取於吳公之《纂言》也」。¹¹⁰然而《禮記纂言》以《禮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變易舊本，以類相從，杭世駿言《纂言》：「變亂篇次，罔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¹¹¹《總目》言：「澄復改併舊文，儼然刪述，恐亦不免僭聖之譏。」¹¹²顯然並不是可作為功令註本的好選擇。

諸人所建議取代濬書的注解，亦難盡孚眾望。朝廷於乾隆 58 年駁回洪亮吉建議功令改尊鄭註的奏疏時表示：鄭註雖最為近古，「然中間祖尚讖緯，為後人所譏。郝敬且謂其引據無實，則推夏殷異制，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兩可，牽強穿鑿，有乖本初」。又言「孔穎達《正義》，惟鄭之從，凡有他說，不復收載」，而衛湜《集說》「卷帙繁多，學者難於誦習」。¹¹³衛書是一部多達 160 卷的巨帙，一般人確實難以購閱，孫鏘鳴亦評衛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為浩瀚未易徧觀」，¹¹⁴陳澧還指出衛書：「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¹¹⁵連繫《禮記》選考者已偏少的現實，改尊鄭、孔、衛書，可說是不切實際的建議。

而單考《禮記》，已因難讀、浩繁而選者偏少，豈能再承載《周禮》、《儀禮》兩經的負擔？所以，《三禮》全考，甚至加上《大戴禮記》的提議，基於同樣的原因，不被接受也是可以想見的。誠如郭起元所分析：

今之論者，欲《三禮》並列學官，俾博士弟子習讀就試，其意善矣。而立制必本於人情，人情所不樂從，雖勉強而難久，彼習《易》、《書》、《詩》、《春秋》者，業在一經，其功專而易達，習《禮》者業在三經，其事兼而難通，成人小子將視《禮》為繁重苦難之勢，必改而之他，則習者愈少，而《禮》終湮矣。¹¹⁶

¹¹⁰ 同註 31，卷 143，頁 2642，〈禮記纂言〉條，高梯為嘉靖 8 年（1529）刻本《禮記纂言》所作序。

¹¹¹ 清·杭世駿：〈自序〉，《續禮記集說》（臺北：明文書局，1992 年 7 月，影印清光緒 21 年〔1895〕至 30 年〔1904〕浙江書局刊本），卷前，頁 1。

¹¹²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6-7，〈禮記纂言〉條。

¹¹³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載駁案〉，同註 26，卷 15，頁 9。按：所引郝敬對鄭註之批評，見明·郝敬：〈讀禮記〉，《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郝千秋、郝千石刻《九部經解》本），卷前，頁 9。

¹¹⁴ 同註 61，卷前，頁 1。按：黃震（1212-1280）之批評，見南宋·黃震：《黃氏日抄》，同註 11，卷 14，頁 1。

¹¹⁵ 清·陳澧著，鍾旭元、魏達純點校：《東塾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 9，頁 180。

¹¹⁶ 清·郭起元：〈三禮試士論〉，《介石堂集·古文》（《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刻本），卷 1，頁

乾隆 23 年（1758）御史楊方立奏請鄉、會試加增《周禮》、《儀禮》二經命題取士，亦即主張《三禮》全考。禮部予以否決，原因是：考試專用《五經》，行之已久，《二禮》所載，其義蘊大半已具於《禮記》。如今單以《禮記》命題，「而未學膚淺，已有與《春秋》並目為孤經者。若再添設《二禮》，將來考官出題，或仍係《戴記》所有，是又徒成具文耳。蓋論窮經，則《二禮》自當兼習；而論作文，則仍不如《戴記》之有文義可以發揮」。¹¹⁷

朝廷的回應中，強調《禮記》多關禮意、禮樂之精神，比《周禮》、《儀禮》偏向制度、儀節瑣碎的記載，更適合出題，¹¹⁸即使《三禮》全考，恐亦免不了多自《禮記》出題。且僅考《禮記》已因選考者少而被目為孤經，倘《三禮》全考，更易導致無人修習，故楊方立的提議未被採納。

五、結論

本論文在〈前言〉中，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強調明、清制義考試，《五經》義包含《禮記》，學界雖不乏研究明、清《禮記》的學者，但對經學與科舉考試的互動卻罕有關注。功名的追求，驅使眾多明、清士子為應試備考而讀經。而如《禮記》科舉用書的理解，眾多童蒙、學子對《禮記》的接受，都必須結合科舉的角度來加以探討。

第二章概介明、清鄉、會試制義考試規定，論及明、清《禮經》僅考試《禮記》，不考《周禮》、《儀禮》。《禮記》之註解，除明初尊古註疏外，自永樂 12 年令胡廣等人編纂《禮記大全》後，已改尊陳澹《禮記集說》，一直到光緒末年廢八股改策論，科場《禮記》皆尊澹書，影響極為深遠。

12-13。按：郭起元生卒年不詳，本書卷前，頁 1-3，有〈介石堂古文自序〉，署「乾隆丙寅」（11 年，1746），序中言及：「長入鼇峰書院，事梁邨蔡先生，得聞性理之學，先生纂《古文雅正》，命余編次。」（頁 2）蔡世遠（1681-1734）〈古文雅正序〉言：「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清·蔡世遠：《古文雅正》，同註 11，卷前，頁 3。可見郭起元乃在康熙乙未（54 年，1715）後，師事蔡世遠，乾隆 11 年猶在世。

¹¹⁷ 同註 37，〈乾隆四七〉，頁 17。

¹¹⁸ 明、清於《三禮》僅取《禮記》試士，除制度的承襲外，與經書的內容、特色是否適合出題掄才有關，郝敬曾比較《三禮》，論述朝廷以《禮記》程士之故：「《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為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明·郝敬：〈讀禮記〉，《禮記通解》，同註 113，卷前，頁 1。

第三章由明、清諸多的批評中，歸納出前人聚焦批評的《禮記》考試三大流弊，分別為：《禮記》喪禮凶諱等考官不出的內容，刪去不讀；僅考《禮記》，以致《周禮》、《儀禮》乏人問津；批評功令所尊陳澧《禮記集說》簡陋不足，導致禮學空疏云云。本論文著重在第二、三點的探研，由文中所羅列的明、清諸人訾議紛紛，可見對這些流弊的抨擊，絕非一人、一時之議。

第四章則交代針對這些流弊，昔人所提出的解決之道。前人的建議是：為免去不讀《周禮》、《儀禮》之病，科場考試應兼考《三禮》，甚至還有加上《大戴禮記》者。既批評陳澧《禮記集說》簡陋，故主張改尊其它註本，最常推重衛湜《禮記集說》，也有推重鄭玄註、孔穎達疏者。而這些提議卻從未獲得實踐，制義從不曾從《周禮》、《儀禮》或《大戴禮記》出題；功令也一直沿用被譏為空疏、簡陋、兔園冊的陳澧注解。

探討其故，主要是與考生選考《五經》義的傾向密切相關。明、清從《五經》選考一經，考生偏愛《詩經》，而《春秋》、《禮記》的選考者極少，故號稱是「孤經」，甚至必須以「優取」的方式，加以鼓勵。《禮記》選考極少的原因，除禮制有相當難度，不似《詩經》平易之外，主要是因經文多達 99,020 字，是其它經的三、四倍，即使備考時刪去喪禮、凶諱等不考的內容，分量仍是其它經的二、三倍。經文浩繁，注解也隨之倍增，故被評為簡略、流於簡陋的澔書，比起其它功令所尊經註，一點都不簡略。《禮記》的備考負擔，遠較他經沈重，這是顯然的事實。

僅考《禮記》，且尊淺顯、簡便的澔書，考生仍苦其浩繁，導致選考人數始終偏少，倘科場改尊鄭註、孔疏、衛湜《禮記集說》，或者兼考《三禮》，那選考者豈不更為寥寥？這是主事者雖心知其弊，但不敢、也不能驟改之故。

行文至此，還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當乾隆 57 年（1792）《五經》輪試完畢，自 58 年會試始，考生皆需考《五經》義各一道，毋需選經，自然也不存在《禮記》選經偏少、孤經的問題時，何以不廢澔書，改尊其它註本？何以不兼考《周禮》、《儀禮》兩經？

明制規定於《五經》擇一專治，乃因「編簡浩瀚，中人之資，未易遍讀，故令士各治一經」。¹¹⁹由專治一經，改成兼治《五經》，對於士子備考的負擔、壓力，加重了許多，由嘉慶 11 年（1806）御史楊昭所奏可知。楊昭奏稱：中人以下之質，勢難《五經》俱熟，或強事涉獵，恐有名無實，故建議鄉、會試及歲、科小試，回復舊制專經取士。清仁宗（1760-1820）的回應，強調兼治《五經》，「迄今已閱二十餘年」，質疑楊昭來自科舉競爭力較弱的雲南，故有此議。江浙大省，「士子彬彬向學，何難《五經》俱熟？」「該御史忽為此奏欲事紛更，是直為荒經者開一自便之途，所奏不可行。」¹²⁰

¹¹⁹ 明·王恕：〈考經堂記〉，《王端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 31 年〔1552〕喬世寧刻本），卷 1，頁 12。

¹²⁰ 清·杜受田等修，英匪等纂：〈附載駁案〉，同註 26，卷 13，頁 11-12。按：楊昭為雲南人，乾隆 54

是否真如仁宗所言，《五經》難以俱熟是雲南等偏遠考生才有的困擾？恐怕不然。來自安徽涇縣的包世臣（1775-1855）以及來自廣東番禺的陳澧，不約而同，也和楊昭一樣，反對兼試《五經》，主張恢復專經取士，原因亦是兼通《五經》是沉重而難以落實的。包世臣甚至認為當時科場懷挾之風熾盛，「實由乾隆中陋儒妄以士兼《五經》為文物之盛，於是刪摘蠶起，馴至士人不讀本經。……夫誦詩三百，明著聖訓；《論語》半部，彰在史冊；孟子亞聖，尤長《詩》、《書》；荀子老師，祇明《詩》、《禮》；漢儒兼通《五經》，不過數人，況在晚近！」¹²¹強調《五經》兼通太難，以致科場懷挾盛行，荀、孟先賢不過專攻一二經，漢儒能通《五經》者，亦僅數人，何能厚責晚近士人？陳澧亦質疑《五經》兼通是不可企及的理想：

班固曰：「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殆以意為之，試問：自漢以來兼通《五經》者幾人？夫以二千年中，寥寥無幾人，而悉以責之天下科舉之士，無怪其粗疏蔑裂，有通《五經》之名，而無通一經之實也。如曰不然，試問衡文者，曾見《五經》皆通之卷乎？夫治《五經》而不通，不如治一經而通。¹²²

乾隆末年改成兼治《五經》，考試的難度大幅提高，這是從楊昭、包世臣、陳澧所論可以得證的。故改成兼治《五經》後，更沒有加試《周禮》、《儀禮》的條件，在考量功令註解本的選擇時，濬書的簡便、淺易，一樣具有優勢，也是沿用的關鍵。而且，雖陸續有《禮》學著作問世，但依然沒有如濬書簡便、淺易，更適合當作功令註解本者出現。

乾隆 3 年（1738）舒赫德（1710-1777）上了一道論科舉弊端的奏疏，言制義取士不能得人，應別思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張廷玉（1672-1755）議覆云：「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¹²³繼續考《禮記》、尊濬書，亦是因為「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除非有非變不可的理由或壓力，或者預期改變後會更好、更符合朝野的期待。否則，科舉是掄才大典，制度的改變，對考生、考官的衝擊皆不小，朝廷曾表示：「設科取士，《五經》所用傳說，頒行日久，多士師守舊學，見異弗遷」，

年（1789）進士，生卒年不詳。「迄今已閱二十餘年」的說法，並不符實際，若從乾隆 52 年（1787）下令計，近 20 年；若從實施計，自 58 年（1793）會試才開始《五經》各試一題，至嘉慶 11 年，才 13 年而已。

¹²¹ 清·包世臣：〈上戴大司寇書〉，收入於清·盛康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清光緒 24 年〔1898〕盛氏思補樓初刻本），卷 66，頁 60。

¹²² 同註 38，卷 2，頁 14-15。所引班固語，本《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也。」

¹²³ 清·張廷玉：〈議覆制科取士疏〉，《澄懷園文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間《澄懷園全集》本），卷 4，頁 45。

如果不時改易，「徒使士子朝夕更徙，靡所適從，於經訓、學術均無裨益」。¹²⁴在制度雖不完善，但尚可接受的情況，力求穩定，避免徒事紛更，這是朝廷立制的思維，也是《禮記》義考試的流弊始終未獲改善的原因。

¹²⁴ 同註 26，卷 15，頁 10。

徵引文獻

古籍

- 南宋·王應麟：《小學紺珠》（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南宋·呂祖謙：《少儀外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南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
- 南宋·黃震：《黃氏日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31年〔1552〕喬世寧刻本）。
-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內府刻本）。
- 明·何孟春：《餘冬序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7年〔1528〕彬州家塾刻本）。
- 明·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明·李東陽等修：《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
-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孫緒：《沙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徐師曾：《禮記集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
- 明·桂萼：《文襄公奏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23年〔1544〕桂載刻本）。
- 明·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郝千秋、郝千石刻《九部經解》本）。
-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曹安：《調言長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湯道衡：《禮記纂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
- 明·黃瑜：《雙槐歲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38年〔1559〕陸延枝刻本）。
- 明·楊鼎熙：《禮記敬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
- 明·鄭曉：《端簡鄭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28年〔1600〕鄭心材刻本）。
- 明·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 明·顧潛：《靜觀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雍正10年〔1732〕桂雲堂刻《玉峰雍里顧氏六世詩文集》本）。
- 明·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刻本）。
- 清·王昶：《直隸太倉州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7年〔1802〕刻本）。

- 清·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朝）》（《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 10 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
-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年 10 月）。
-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 年 10 月）。
- 清·朱彬撰，沈文倬、水渭松校點：《禮記訓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清·朱景英：《畚經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刻本）。
-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清·李紱：《穆堂類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 11 年〔1831〕奉國堂刻本）。
-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
- 清·李調元：《童山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嘉慶刻本）。
-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欽定科場條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清咸豐 2 年〔1852〕刻本）。
- 清·杭世駿：《續禮記集說》（臺北：明文書局，1992 年 7 月，影印清光緒 21 年〔1895〕至 30 年〔1904〕浙江書局刊本）。
- 清·姜兆錫：《禮記章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雍正 10 年〔1732〕寅青樓刻本）。
- 清·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卷施閣文甲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0 月）。
- 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 8 月）。
- 清·納蘭性德：《通志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康熙 30 年〔1691〕徐乾學刻本）。
- 清·素爾訥：《學政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 39 年〔1774〕武英殿刻本）。
-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影印清光緒 25 年〔1899〕刻本）。
- 清·康有為撰，麥仲華輯：《戊戌奏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宣統 3 年〔1911〕刊本）。
- 清·張廷玉：《澄懷園文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間《澄懷園全集》本）。
- 清·張爾岐：《蒿菴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 年，《山東文獻集成》影印清乾隆 38 年〔1773〕桂林胡德琳聽泉齋刻本）。
- 清·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 12 月）。
-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 年 12 月，影印清末上海文瑞刻本）。
- 清·清高宗敕纂：《皇朝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盛康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清光緒 24 年〔1898〕盛氏思補樓初刻本）。
- 清·郭起元：《介石堂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刻本）。
- 清·陳瑚：《確庵文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影本）。
- 清·陳澧：《東塾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 18 年〔1892〕菊坡精舍刻本）。
- 清·陳澧著，鍾旭元、魏達純點校：《東塾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清·陳廷敬、張廷玉輯：《皇清文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陳廷敬：《午亭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四部備要》據《海山仙館叢書》本校刊）。
- 清·黃宗羲主編：《明文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蔡世遠：《古文雅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韓奕：《有懷堂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42年〔1703〕刻本）。
-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 清·顧景星：《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
- 清·萬斯同：《明史》（《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鈔本）。

近人論著

- 李牧：「中國文字」網站「漢字系統工程的計量研究」之〈古籍用字統計〉。（網址：http://chinese.exponode.com/9_0.htm）最後瀏覽時間：2014年1月26日。
- 吳宣德、王紅春：〈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教育學報》第7卷第1期（2011年2月）。
-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頁277-322。
-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4月）。
-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臺大中文學報》第47期（2014年12月），頁89-138。DOI：10.6281/NTUCL.2014.12.47.03
- 郭培貴：《明史選舉志箋正》（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6月，劉兆祐指導）。
- 曾軍：〈從民間著述到官方教材——從元陳澔《禮記集說》看經典詮釋的獨特現象及其思想史意義〉，《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6卷4期（2007年7月），頁96-100。
- 董立夫：《明代進士之研究——社會背景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張治安指導）。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劉千惠：《陳澔禮記集說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陳恆嵩指導，2008年7月）。
- 戴雅萍：《陳澔禮記集說平議》（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王鏞指導，2012年4月）。
- 蘇成愛：《陳氏禮記集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方向東指導，2007年4月）。
- 鶴成久章：〈『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挙と礼学〉，《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50號（2001年2月），頁1-15。

Bibliography

- Chang, Ting-yu. *Cheng Huai Yuan Wen Tsun*.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photo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Chianlong Emperor.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 Chang, Zhi-chun. *Nanyuan Manlu*.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Chao, Er-juan. *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 – Manuscrip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Chen, Feng (Author); Chung, Hsu & Wei, Da-chun (Editors). *The Study Diary in the East Private School*.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2012).
- Chen, Feng. *Collection of the East Private School*.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photo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1892).
- Chen, Heng-kao. *Complet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Five Classic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dviser: Professor Liu, Chao-You. Taipei: 1998.
- Chen, Hu. *Chiu Ann Manuscripts*. Beijing: Beijing Publisher (2000).
- Chen, Ting-jing & Chang, Ting-Yu. *Huang Ching Wen Ying*.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Chen, Ting-jing. *Wu Ting Literary Edition*.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Chiu, Jun. *Supplement of The Great Learning Derivation*.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Compilation by Chianlong Emperor's Decree. *The Imperial Encyclopedia*.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Dai, Ya-ping. "Discussion of *Discourses on Book of Rites* authored by Chen Hao". Thesis of Classic Literatures of th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dviser: Professor Wang, Er. Nanjing: 2014.
- Du, Shou-tien, Ying Huei. *The Imperial Order of Official Examination Rules*. The Palace Treasured Books, photo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Hsianfeng Emperor. Haikou: Hainan Publisher (2000).

- Dung, Li-fu. "Research of Jin-Shi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 si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Politics, NCCU. Adviser: Professor Chang, Chih-Ann. Taipei: 1990.
- Gu, Chian. *Jing Guan Tang Collection*.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Collected Literary Works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of the Gu's Family in Yu-feng-yong-li*,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by Gui Yun Tang of in era of Yong-zheng Emperor, 1732.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Ltd. (2002).
- Gui, Er. *Duke Wen-Shiang's Petition to the Emperor*.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The Gui'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Jiajing Emperor, 1544.
- Han, Yan. *Yu Hwai Tang Manuscripts*.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The Han'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ar of Kanghsi Empreror, 1703.
- Hang, Shih-jun. *Discourses on Book of Rites - Sequel*.(Photocopy of the edition published by Jejiang Book Store from 1985 to 1904.) Taipei: Mingwen Book Store (1992).
- Hao, Jing. *Book of Rites Explanations*. The Hao's block print edition of *Explanation of Nine Sutras* in era of Wanli Emperor.
- He, Meng-chun. *Yu Dong Shu Lu*.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by Bin-Zhou family school in era of Jiajing Emperor, 1528.
- Ho, Mei-chen. "The Exam Questions about Book of Rites in the Prefecture Examin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s." *Bulletin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7(2014): pp.89-pp.138
- Ho, Mei-chen. "The First Session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Ming & Ching Dynasties. ", *Bulletin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3(2005): pp.277-pp.322.
- Ho, Mei-chen. *The Exam Questions about Book of Songs in the Prefecture Examin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Store (2014)
- Hu, An-guo (Author), Chian, Wei-chiang (Editor). *The Hu's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angchow: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ress (2010).
- Huang, Tsung-shi (Chief Editor). *Ming Wen Hai*.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 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Huang, Tsung-shi. *Ming Yi Dai Fang Lu*.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6).
- Huang, Yu. *Shuang Huai Sui Chao*.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The Lu'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Jiajing Emperor, 1559.
- Huang, Zhen. *The Huang's Richao*.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 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Hung, Liang-ji (Author); Liou, Der-chiuan (Editor). *Hung Liang-Ji Collection, Juian Shih Ge Wen Jia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Jang, Er-Chi. *Kao Ann Collection*.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ublisher (2011).
- Ji, Yun Compilation by Imperial Order.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General Catalog.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Jiang, Chao-shi. *Li Ji Jang Yi*.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The Jiang's book is photo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Yong-zheng Emperor, 1732.
- Ju, Bin (Author); Shen, Wen-zhou and Shuei, Wei-song (Editors). *Book of Rites Explanations*. Hangchow: Zhejiang University Publisher (2010).
- Ju, Jing-ying. *Yu Jing Tang Collected Works*. Photocopy of Category of Book Titles Uncollected by Siku,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Chianlong Emperor of the Ching Dynasty. Beijing: Beijing Publisher (2000).
- Ju, Yi-tzuen (Author); Lin, Ching-Zhang (Chief Editor). *New Edition of Jing Yi Kao*.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2010).
- Kang, You-wei. *Wu Shiu Report to the Throne*. Photocopy of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191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2002).
- Ku, Jing-hsing. *Bai Mao Tang Collection*.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Kanghsi Emperor.
- Ku, Yan-wu (Author); Huang, Ru-Cheng (Commentator). *Ri Zhi Lu Complete Commenta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2006).
- Kun, Gang Compilation by Imperial Order. *The Imperial Order of Official Ceremonies and Festivals*. Taipei: Shin Wen Feng Publisher (1976).
- Kuo, Chi-yuan. *Kai-she Tang Colletion*. Photocopy of Category of Book Titles Uncollected by Siku. Beijing: Beijing Publisher (2002).
- Kuo, Pei-guei.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Election Annals*. Hohho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ublisher (1997).
- Lee, Dong-yanget al. *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Ming Dynasty*.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Lee, Fu. *Mu Tang Lei Gao*.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photocopy of Feng Kuo Tang'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Daokuang Emperor, 183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 Lee, Jing-long. *Records of Ming Taizu*.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6).

- Lee, Kuang-di. Combined issue of *Jung Tsun Citation* and *Jung Tsun Citation – Seque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 Lee, Mu. (2014) *Chinese Characters: Metr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 System Engineering*. (Website: http://chinese.exponode.com/9_0.htm) The Last Browsing Time: January 26, 2014.
- Lee, Tiao-yuan. *Tung Shan Collected Works*. Compilation of Anthology in the Ching Dynasty, photo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Jiaching Emperor.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2010).
- Lian, Chang-jiu. *Tuei Ann Swei Bi*. Yangzhou: Jiangsu Guangling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1997).
- Liang Qichao. *Yin Bin Shi Complete Collection*. Taipei: Taiwan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Liu, Chien-hwei. “Research of *Discourses on Book of Rites* authored by Chen Hao.” Thesi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dviser: Professor Chen, Heng-Song. Taipei: (2008).
- Lu, Zu-chian. *Shaoyi Waizhuan*.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Nalan, Shing-de. *Tung Ji Tang Collection*.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photo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Kanghsi Emperor, 169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 Pi, Shi-ruei. *General Survey of Classic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9).
- Pi, Shi-ruei. *History of Classics*.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Shen, Shi-shing, et al. *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Ming Dynasty*. Photocopy of the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he government’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Wanli Emperor.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 Sheng, Kan. *The Imperial Statecraft - Sequel*. Taipei: Wen Hai Publisher (1980).
- Shu, Shi-zeng. *Book of Rites Variorum*.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he Gui’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Wanli Emperor.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 Shue, Ying-chi. *Mr. Fang Shan Shue’s Collected Works*. Photocopy of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Jiajing Emperor.
- Song, Lian.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Taipei: Ting Wen Book Store (1977)
- Su, Cheng-ai. “Research of the Chen’s *Discourses on Book of Rites*”. Thesis of Classic Literatures of th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dviser: Professor Fang, Shiang-Dung. Nanjing: 2007.
- Suerna. *Pandect of Education Statute*.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photo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Chianlong Emperor, 177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 Sun, Shi-dan. *Book of Rites Explanations*. Taipei: Wen Shih Je Publisher (2000).
- Sun, Shu. *Shashi Anthology*.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Tang, Dao-heng. *Book of Rites Compilation*.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the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 Tsai, Shih-yuan. *Ku Wen Ya Cheng*.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Tsao, Ann. *Lanyan Zhangyu*"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Tseng, Jiun. "From Personal Writings to Official Textbooks: The Explanation of Classics and its Meaning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 Example of *Discourses on Book of Rites* authored by Chen Hao." *Bulletin of Chines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6.4(2007): pp.96-pp.100
- Tsurunari Hisaaki. "Selection of Classis in *Book of Rit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tudy of Rites in the Ming Dynasty". *Memoir of Fukuok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50(2001): pp.1-pp.15.
- Wan, Si-tong, *History of Ming*. Photocopy of the Revision of Company Colla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handwritten copy of Qing dynasty.
- Wang Shu. *Wang Duan-yi Gong-Wen-Ji*.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the Chiao'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Jiajing Emperor, 1552.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 Wang, Chang. *Zhili Taitasang Jou Annals*. Photocopy of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Jiaching Emperor, 1802.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er (2002).
- Wang, Shian-chian. *Dong Hua Continued Record– The Chianlong Emperor*. Photocopy of Revis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he Wang'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Guangshiu Emperor, 188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 Wang, Ying-lin. *Xiaoxue Ganzhu*.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Wu, Suan-de & Wang, Chun-hang. "The Study about the Prefecture Examin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Education Journal*, Vo1.7 No.2 (2011): pp.99-112
- Yang, Ding-shi. *Book of Rites -Jingye*.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Chong-zhen Emperor.
- Yu, Ru-ji.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nals*. Plated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enyuan Chamber's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Zheng, Shiao (Author); Lee, Zhi-zhong (Editor). *Jin Y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Zheng, Shiao. *Anthology of Duke Duan Jian Zheng*. Photocop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Sections of Literatures - The Reserved Title Catalogue,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7).

The Zheng's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ra of Wanli Emperor, 1600.

The study on the drawbacks, criticisms and feedbacks derived from testing on the essay questions of *Books of R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Qing's studies on The *Books of Rit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o, Mei-chen

(Received January 10, 2015 ; Accepted April 2, 2015)

Abstract

The *Book of Rites* was one of Five Classic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did not includ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and *Rites of Zhou*. The grading criterion was originally based on the ancient interpretation; however, after Youngle Emperor, it was adapted to Chen Hao's *The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Rites*. With regard to the drawback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xam of *Book of Rites*, there were former scholars criticizing consecutively. Hence, the three greatest drawbacks which were criticized by the former scholars are the unused content of the Book of Rites involving funerals, taboos and ill omens by the examiners, confined testing content of the Book of Rites leading *Chouli* and *Yili* to be ignored,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hollow Rites caused by Chen Hao's *The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Rites*.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reasons why the former scholars dissented.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scholars' suggestions for modifying and the officials' responses to find out why the modification was failure.

Keywords: *Book of Rit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Ming-Qing Classics, Chen Hao, *The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Rites*, imperial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books